

荆歌著

牙齿的尊严

《短篇王》文丛 yachi de zunyan

主编：
孟繁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荆歌著

牙齿的尊严

《短篇王》文丛

主编：
孟繁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牙齿的尊严/荆歌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9
(短篇王文丛)

ISBN 7-5059-4395-2

I. 牙… II. 荆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1887 号

书 名	牙齿的尊严——“短篇王”文丛
作 者	荆 歌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81 千字
印 张	11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395-2/I·3423
定 价	19.2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[http: //www. CFLACP. com](http://www.CFLACP.com)

主编微言：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孟繁华

“短篇王”书系的出版,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,源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担忧,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,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,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,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市场诉求的积极性,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止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。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,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,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流行的畅销小说,对这一判断就会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,不可能在市场上成为“拳头产品”,但也正因为体式的要求,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,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

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“短篇王”需要作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；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处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尚未列入出版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轻易地引起歧义甚至非议。作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目 录

到王建民家作客 /	1
手指上的漩涡 /	14
海滩无处女 /	28
大头娃娃洪群 /	43
短篇 /	57
电影院里 /	78
毒药 /	93
儿童乐园 /	107
滑脱 /	124
姐姐 /	139
绝响 /	156
口罩遮颜 /	166
狼来了 /	188
老照片 /	208
梅诗园 /	222
梦呓 /	241

南湖边 19 号 / 251

陶建的梦 / 270

危机四伏 / 283

牙齿的尊严 / 304

娱乐节目 / 321

到王建民家作客

十二月的一天，我们应邀到王建民家去作客。我们早早地把学生放了回去，就由王建民的侄儿带着我们向王建民家进发。而彼时的王建民，已经先期返家，准备丰盛的晚餐去了。王建民一直在我们面前自夸他如何善于做菜，今天就要看他的了。他显然深感压力，他把为我们带路的任务都交给他的侄儿去做了。我们倒要看一看，他究竟会弄出一桌什么样的菜来招待我们。这是一个诱人的谜底。

王建民的侄儿与王建民年龄相仿。我们可以这样设想，当王建民的哥哥生儿子的时候，王建民也还刚刚出世不久。也许，王建民的母亲和他的嫂子几乎是同时坐的月子。她们曾十分平等地交流坐月子的经验，交换哺乳的可能也不容排除。这就是说，王建民当年吃过他嫂子的奶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再上溯到他们出生之前，研究一下王建民嫂子与王建民母亲婆媳俩是不是同时受的孕，一定大有文章可做。不过，

那样就显得过于饶舌了，没有太大的必要。

王建民的侄子是王建民专门派来为我们带路的。侄子口口声声叫我们“叔叔”，我们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叫我们叔叔，我们不是你的叔叔，你的年龄比我们还大一点呢，你怎么能叫我们叔叔呢？”侄子说：“不论大小，你们与我叔叔平辈，我就应该叫你们叔叔。”我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与你是平辈呢？”侄子想了想说：“你们与我叔叔是同事，当然就是与他平辈。”

侄子的一口牙很黄，偏他又喜欢笑，黄牙因此暴露无遗。他步行的速度很快，始终把我们甩在后头。看他在前面勤恳地走着，我忽然觉得他很像是一个日本人的汉奸。如果我们就是日本人，那么他就是一个汉奸。他殷勤地迈着步子，不时转过脸来，对我们巴结地笑笑。

路两旁的桑树，一片叶子都没有。只有一些细细的、柔韧的枝条，在风中微动。我随手拉住一根桑枝，拉住又放掉，结果桑枝弹在了身旁的朱依东的脑袋上。他叫了起来。他叫完之后，也像我一样，拉住一根桑枝，让它弹向我。桑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颊上，我感到很痛。我没有像朱依东一样发出叫声，我只是用手捂住脸。这一切都被侄子看在眼里，他笑得越发厉害了。

问王建民家还有多远，侄子总是同样的回答：“快了！”可

我们一直走到天黑，才到王建民的家。很久以后，我的一次出差，让我想起这次跟侄子去王建民家的经历来。那个在火车站把我骗到某个旅店里去的人，一路上总是对我说：“快到了！”可是，我跟着他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到达那个破旅馆。在这一个多小时里，我多次想起王建民的侄子，他带着我们向一个远在天边的目标挺进，嘴里却说：“快了！”

王建民是我们学校里惟一的民办教师。他因此把自己放到一个二等公民的位置上。他对待我们每一个公办教师，都是那样的谦卑，甚至有点低三下四。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。事实上，他的字写得比谁都好，人也长得不错。他只是皮肤比较黑，不太会说普通话而已。但这基本不是缺点。尤其皮肤黑一项，是不能用来衡量他是不是一名好教师的。为了向我们公办教师表示敬意，他多次提出要我们到他家里吃一顿饭。当然，这一承诺迟至今日才实现，是他的不对。他的过错还在于，他承诺要请全体公办教师去他家吃饭，而事实上，他今天只请了我和朱依东两个。学校里另外至少还有七位公办教师，今日竟无缘吃到王建民家的饭了！他这样做，显然是家中缺乏接待能力所致。这一点，在我们抵达他家之后，立刻就明白了。王建民的家里，只有一张方方的八仙桌，来了我们两个客人，加上他和他妻子、儿子、岳父岳母、岳父的老母亲，以及为我们带了半天路的侄子，总共就有九

口人了。“八仙桌上第九个”，这句俗语是用来形容多余人的，这样当然无法再多请一个客人了。我和朱依东有幸成为全校公办教师的代表，我们决心不辜负全体教职员工的重托，一定要把这顿王建民家的晚餐吃饱吃好。

这些王建民的家属，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：王建民是个人赘的女婿。原来他的谦卑是训练有素啊！在我们有限的经历中，还从未发现一个趾高气扬、盛气凌人的“倒插门”呢！想来王建民也不会例外。

我们走得真是有些累了，我们还从未走过这么多路呢！我深切体会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和伟大。而朱依东则认为，我们居然一气走了这么多路，可见那二万五千里也并不为人所不能征服。一个道理，总是可以用正反两方面来理解，这是对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因此觉得王建民每天要走这么多路到学校来教书育人，真是挺不容易的。来是其一，他每天还必须走同样多的路，才能回到他母系部落的家中。有时候他还要背上一大袋学生作业带回去批改，负重而行，其累可想而知。要是王建民家通往学校的路能够骑自行车，那就要好多了。可是这条路不能骑自行车。它基本上不能算是一条路，只是由无数长长短短、粗粗细细、直直弯弯的田埂连接而成的。尽管走的人很多，但它还是不像一条路。

出来迎接我们的，是王建民的老婆。在昏暗的光线下，



她给我们的印象是，胸脯很大。但在屋里的灯光照耀下，她给我们感觉不错的第一印象顿时被抹平了。抹不平的是她脸上的皱纹。无论如何，她都不会超过 25 岁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但是，她的脸上却有那么多的皱纹。她的笑让她的皱纹倾巢出动。并且她看上去，皮肤比王建民还要黑。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，这个远离城镇的村庄，是不是紫外线特别丰富？按理说它的海拔不高，就没有理由有更多的紫外线。王建民的岳父、岳母、岳奶奶，相继接见了我们，最后才是他年方三岁的儿子，所有人的肤色，一律是黑。最黑的就是儿子。一代更比一代黑，在肤色上，这个家族黑出了一个阶梯。

嫂子表现得很能干。我们都把王建民的老婆称作嫂子，尽管她肯定要比我们小上一两岁。这正如王建民的侄子所说的，这是辈份，与年龄大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。因此日后，当消息传来，嫂子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女企业家时，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。她把我们引进屋，一一与其家人相见，然后安排我们坐在一张嘎嘎作响的竹椅子上。我的这张椅子显然要好一些，响得不如朱依东的那么欢。宴散以后，在王建民家带点腥味的西厢房里，朱依东还对那张吵吵嚷嚷的椅子耿耿于怀。他说，那竹椅勾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——他的童年，就是与这样的嘎嘎声紧紧相伴的。那时候，他的父母睡的是一张竹榻，每到夜晚，竹榻就要发出嘎嘎的声响。以

致于,镇上的一些居民,就把朱依东的一家叫作“嘎嘎”。他们见到朱依东,嘴里就发出欢快的“嘎嘎”声。这令我感到屈辱,朱依东在黑暗中这么说。

王建民迟迟都不露面,他完全淹没在厨房里了。据嫂子介绍,他正在与两只大乌龟搏斗。王建民要乌龟伸出头来,乌龟却不肯。只要乌龟不把头伸出来,王建民就无法把它们杀死。据介绍,他使用了种种办法,软硬兼施,比方说,用一根穿着蚯蚓的铁丝,要将龟头诱出来;还有,拿一根筷子捅龟头,意在激怒乌龟,从而令它死死地咬住竹筷,然后王建民就可以将龟头拉出来;乌龟不吃这一套,王建民就站到龟背上去,希望能用自己的体重把龟头挤出来。但是龟壳很硬,估计两三个王建民压在上面,它都岿然不动。王建民这道椒盐烤乌龟做得不错,奇香无比。据他说,原本是想做成五香龟的,但龟头就是不肯钻出来,迫不得已,只能把整个活龟扔进火塘里去烤了。王建民说,大约烤半小时左右,就取出来,把龟壳掰开,撒上葱姜蒜末盐和花椒,以及八角,用粽叶裹了,糊上泥巴,再扔进火塘里烤一个小时,就成了。他解释说,乌龟的血还是不放掉的好,龟血是大补。就是乌龟的内脏,也有丰富的营养。当然,他指示道,要注意不要把乌龟的肠子吃进去,因为肠子里有粪便,不宜吃。

王建民的岳奶奶酒量很好,她喝烧酒风度不错,比我们

强多了。我见朱依东只喝了两三口,脸就红了。而我的脸是不是红,我不知道,那要照了镜子才晓得。嫂子就是我的镜子,她在给我加酒时说:“你能喝的,你的脸一点都不红!”我说:“我少喝点酒,多吃几块烤乌龟。”

嫂子得知我和朱依东都还是光棍一条,就表示要替我们做红娘。她随口报了两个名字,说这两个姑娘是村上最好的姑娘。为什么好?是好看,还是健康,还是贤慧?嫂子没有讲,我们也不便问。我当时心想,不管她们有多么好,皮肤会很黑,这是可想而知的。夜里我和朱依东讨论到这个问题时,朱依东说,如果这两个姑娘的胸脯也和嫂子一样大,倒是可以算优点的。嫂子说:“我和王建民,是七八岁就订下的娃娃亲,可是你们,到现在还没有对象,要抓紧了!”嫂子说着指了指王建民的侄子,说:“他的女儿已经十岁了。”这时候侄子咧开嘴笑了,他做出不好意思的表情。

晚上八时,晚餐结束了。王建民把我们安排在他家的西厢房里过夜。开始我们执意要连夜赶回学校去,王建民家所有的人都不同意。他们的理由是,从这儿走到镇上,白天两小时的路,夜里也许会走六个小时。如果那样,我们回到学校,就是第二天凌晨了。再说,王建民的岳父特别指出:“你们还记得半道上有一座香花桥么?那个地方常闹鬼,水鬼凶得爬到桥面上来拖人。”王建民捧了两条硬邦邦的被子

来,让我们立即上床休息。他说:“明天起早,五点钟开路,就能在上课前赶到学校。”

我和朱依东迟迟难以入睡。我们都感到口渴,但我们却又不愿意起来找水喝,这是因为,王建民一家老少显然都已经睡着了,鼾声可以证明这一点,重重叠叠的鼾声,在这座房子里似乎不断地膨胀着。我们忍着渴,轻声聊着天。我们都觉得王建民有点可怜,他为什么要入赘到这户人家来呢?听人说,农村里做“倒插门”的,往往都是因为家里穷。王建民家里有多穷,还能比他老婆家更穷么?我觉得他为了这么一个苍老黝黑的老婆而倒插门,真是太窝囊了。朱依东认为,只有嫂子的大胸脯才算给王建民一点生活的甜头。我们回想王建民在学校里,对谁都做出一付巴结讨好的样子,他甚至经常去帮校长家劈柴。他对我们每个教师都十分谦让,见了谁都是笑嘻嘻的。这次他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,只请了我和朱依东两个,也许会就此得罪一些人呢!其实他干脆谁也不请倒好。看他到了学校,怎么向其他教师解释!如果校长也计较他,那么他就有可能吓出病来。但是,王建民对学生却是很凶的,我们经常听到他大声叱骂学生。他还喜欢将学生叫(或拖)进办公室来,让我们进行集体教育。也许,他只是这么认为,一名好教师,就是应该对学生严格要求的,而要做到严格要求,就必须经常大声训斥。然而学生并不怕他,

在我们学校里,学生最不惧怕的老师,就是王建民。我认为这是一批势利的学生,他们都知道王建民是民办教师,并且是全校惟一的民办教师,他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我曾在学校的女厕所里看到过这样一句标语:王建民是个杀胚!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在男厕所,我想还可以理解。哪个女生这样恨他呢?这真是有些奇怪。至于我是怎么走进女厕所去的,那就有必要做一解释了:那天我是值日教师,我是有权利和义务堂而皇之地去女厕所检查当日卫生的。当时好几个人怀疑,王建民会不会有调戏哪个女学生的可能?否则,怎么会有女生这么恨他,骂他是杀胚呢?而且还见诸文字。但是更多的意见是,这种猜测对王建民来说是有失公允的。他那样一个谨小慎微的人,怎么会干这种事?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,他难道不知道么,他的这只教师饭碗,一不小心就会打碎的,何况他还努力争取转正呢!

半夜以后,我们却被一阵敲窗声惊醒了。谁?谁?窗外传来了王建民的声音,他说:“我奶奶好像不行了,你们快起来帮个忙!”

在我们看来,王建民的岳奶奶其实已经死了。她躺在床上,一动都不动。但嫂子坚持说,她还有呼吸,要赶快想办法把她送到镇上去。如何才能把岳奶奶送去镇上,办法不多。最可行的,就是大家轮流背她。如果让一条牛驮她去,天这

么黑,相信牛是不肯尽力的。王建民的岳父不住地埋怨说,老太太一定是吃了乌龟肉,才不行的。王建民反驳说:“都说乌龟是长寿的动物,吃了它应该长寿才对呀!”

我暗暗叫苦,这么远的路,要背着老太婆走,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看朱依东还是半梦半醒的样子,就对他说:“你先背一阵吧!”这时候王建民说:“还是我来先背,我们每人背一刻钟,轮流着背。”于是商定,由王建民、王建民的岳父,以及我和朱依东一共四人,负责把快要不行了的老岳奶奶背到镇上的医院去。估计背到镇上,天就亮了,医生们也该起来了。

我内心一阵恍惚,忽然怀疑这是不是王建民设置的一个圈套?他说是请我们来吃饭,其实是借两个人来替他背岳奶奶的。当然,我们来的时候,吃晚饭的时候,他的岳奶奶还是好好的,并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,我们不能排除他岳奶奶出现生病预兆的可能。我很想把这一想法与朱依东交流,但他一副睡眠惺忪的样子,而且始终站在嫂子的身边,我无法跟他多说什么。

王建民的岳奶奶,这个吃了几块烤乌龟、喝了很多烧酒的老人,倒是没有拖累我们,她在大家背她上路之前就停止了呼吸。她实在太老了,她还喝了那么多烈性的白酒!很快她就被安置在一块门板上,直挺挺地躺着。她换上了一套新